

# 美国理论语言学 研究

方立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美国理论语言学研究

方 立 著

Studies on America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Interface  
Program and Montague Grammar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责任编辑：鲁健骥

封面设计：王立疆

美国理论语言学研究

方立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门头沟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 / 32 9.375 印张 233 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5619-0245-X / H · 169

定价：平：6.45元

精：10.45元

## 简 介

本书是对美国理论语言学，尤其是对非转换理论的探索。尽管本书论述的重点是接口语法和蒙太古语法，对当今美国理论语言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支配—约束理论，以及属于非转换理论的广义短语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和关系语法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描写。

本书是对理论的探索，但语言素材还是这些，在不同的语法理论里，对这些素材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因此这些理论不仅对语言工作者，而且也对广大的语言教师从事研究和教授语言是有益的。

## 前 言

本书收入了采访 Zwicky 的材料两篇，因所写的文章在不同程度上跟采访材料都相关。

感谢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许国璋教授的赐教和鼓励。

也感谢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美国语言学会会长 (1992)、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Arnold M. Zwicky 的帮助。我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进修或做研究工作，他也曾对我国作过访问，在频繁的约见和持续不断的书信来往中他回答了我提出的大量问题，馈赠了不少的论文和书籍并提供了多种资助。

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学系前任系主任 David R. Dowty 教授在我撰写两篇有关蒙太古语法的文章时解答了我提出的不少问题。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前任系主任 Timothy Light 教授对“汉语名词短语中的辖域关系及其相关的问题”的初稿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并赠送了我不少的书籍。对他们，我同样表示感谢。

除此之外，我还曾得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 Frank F. S. Hsueh 教授、语言学系系主任 Brian D. Joseph 教授，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系主任 W. R. Leben 的各种帮助和热情款待，也在此致谢。

不消多说，文章中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将由笔者承担责任。

方 立

1992年8月31日

于北京语言学院

## Preface

The book consists of two interviews with Arnold M. Zwicky and ten articles of my own. I incorporated these two interviews into the book because they have been the basis of my research over the last eight years and, in fact, seven of the ten articles directly grew out of them.

I feel much indebted to Professor Xu Guozhang, President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English Education, for his constant intellectual guidance and encouragement.

I am deeply grateful to Arnold M. Zwicky,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ident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1992) and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his scholarly help, including, among other things, the many hours he spent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and the many letters written, answering my questions; for the many articles and books he sent to me; and for his many kinds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I am thankful to Professor David R. Dowty, former Chairman of the OSU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answering a long list of questions when I was writing the two articles on Montague Grammar, and to Professor Timothy Light, former Chairman of the OSU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or his insightful comment o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article, 'Scope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NPs and Related Issues', and the many articles and books he sent to me.

My thanks also go to Professor Frank F.S.Hsueh, Chairman of the OSU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Professor Brian D. Joseph, Chairman of the OSU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Professor W. P. Leben, Chairman of the SU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for their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and hospitality during my stay at these institution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I am solely responsible for every error in the articles, if any.

Fang Li

# 目 录

## 前言

1. Zwicky 谈当代语言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	1
2. Zwicky 谈当前美国语言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	12
3. 乔姆斯基的早期句法理论与当前语言学界的争鸣 .....	26
4. 再谈乔姆斯基的早期理论与当前语言学界的争论 .....	51
5. 汉语名词短语中的辖域关系及其相关的问题 .....	77
6. 《蒙太古语义学导论》评介 .....	96
7. 数学与蒙太古语法 .....	143
8. 句法学与音系学的关系	
—— 接口语法探索 .....	158
9. 句法学与形态学的关系	
—— 接口语法探索 .....	176
10. 语法的组成部分	
—— 接口语法探索 .....	195
11. “无规则”语法与“有规则”语法	
—— 当前美国理论语言学中的重大争论 .....	220
12. 接口语法	
—— 过去和现状 .....	240
人名索引 .....	273
议题索引 .....	277



# Table of Contents

## *Preface*

1. <i>Zwicky on Current Major Issues in Linguistics</i> .....	1
2. <i>Zwicky on Current Major Issues in American Linguistics</i> ...	12
3. <i>Current Issues on Chomsky's Early Syntactic Theory</i> .....	26
4. <i>Further Remarks on Chomsky's Classical Theory and the Current Linguistic Issues</i> .....	51
5. <i>Scope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NPs and Related Issues</i> .....	77
6. <i>A Review of Introduction to Montague semantics by Dowty et al</i> .....	96
7. <i>Mathematics and Montague Grammar</i> .....	143
8. <i>The Syntax-Phonology Interface — Studies on the Interface Program</i> .....	158
9. <i>The Syntax-Morphology Interface — Studies on the Interface Program</i> .....	176
10. <i>High Modularity in IP — Studies on the Interface Program</i> .....	195
11. <i>Construction Theory vs. Rule-Free Grammar: A Current Major Issue in American Linguistic Theory</i> .....	220
12. <i>The Interface Program — Its Past and Present</i> .....	240
<i>Name Index</i> .....	273
<i>Subject Index</i> .....	277

# 1. Zwicky 谈当代语言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 Zwicky on Current Major Issues in Linguistics

*The major issues Zwicky discusses in this interview material range from syntax, phonology, semantics, morphology to component interactions. The current focuses of attraction are: pursuit of phonology-free syntax, non-transformational alternatives to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s, non-linear approaches to phonology, formal semantics for natural languages initiated by Richard Montague and a theory of high modularity in which morphology constitutes an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d phonology is separated from traditional Morphophonemics.*

---

本文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1期。

**Zwicky:**下面谈谈我学术研究中引起我兴趣的一些问题。方法论和论证,尤其是生成语法中的方法论和论证是我一开始就致力于语言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从那时候以来,我一直在剖析语言学家为分析语言而提供的证据以及他们所持的理论方面的立场。我之所有关切这个问题,是因为很早以来我就察觉到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学中的大多数论证是建立在许许多多未经言语表达的有关语言分析和语言本质的假设基础上的。我认为这些假设一旦表达出来,有些就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就有必要把语言学家经常在无意识中所作的假设指出来,对它们的正确性进行估价,并同时对各立场所提出的论据作出估计。我这方面的工作所带来的结果是,在过去16年里,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有关各种论据的文章。有些是音系学家在分析某一特定语言时提出的,有些则是句法学家提出的。我学术生涯中很早就产生的另一个兴趣是分析快速而随便的话语。1968年,我开始实施一个研究计划,即对英语——我的母语——中的快速而随便的话语作分析。1972年我还对威尔士语作了一些实地考察。除此之外,我还鼓励不少人对其余许多语言和其它英语方言中的快速而随便的话语的各方面进行研究。此项工作跟Stampe的自然音系学(natural phonology)的工作休戚相关,因为正是这种快速而随便的话语才构成了自然音系学探索的一个主要对象。对快速而随便的话语的研究最后促使我去考察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句法和音系的关系。还在研究英语中随便的话语期间,我就开始问自己:句法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句中词汇和组成成分音系特征的影响;以及另一个完全相

反的问题——某一语言中的句子发音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该语言句子的句法和形态特征决定的。我考察句法和音系时，适值生成语义学声势显赫、风行一时之际。生成语义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语言各方面的密切关系基本上任凭想象，只要能想象到有多复杂，它们就会有多复杂。句法学、形态学、音系学、语音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都可互成条件或互为制约。跟乔姆斯基提出的有关生成语法的正统假设相反，语言的每一个方面显然是错综复杂地和其它方面交织在一起。我首先着手做的是，收集句法和音系给人以印象相互影响的那些句子。在很短的时间内，我首先观察了一大堆这样的例子，很快就发现它们是推定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事例本身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在这以前，人们曾一再坚持这样的观点，认为总有某些句法规则在某些方面会依赖于所涉及的某些词的语音。然而，仔细观察后的结果表明，或是这种依赖关系根本不存在，或是没有如此性质的句法规则。

这种经历使我对句法和音系之间的关系采取非常严谨的立场。作为这样立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和 Geoffrey Pullum 一起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任何语言都不存在以音系为条件的句法规则；音系规则倒有可能受句法条件所支配。不过，相对而言，这些句法条件是简单的，只跟句子表层的句法有关，音系规则依赖于深层结构的各方面，或结构的派生过程——这种可能性曾一度为人们所接受，而且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很早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且对那些声称深层结构有可能决定音系规则的事例重新作了分析。华盛顿大学的 Ellen Kaisse 担任了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我和 Pullum 为维护句法不受音系制约而继续奋斗。我们在发展这些思想的过程中，作为逻辑的必然一步，就是要比较详细地研究语言学理论的本质。最早时候，在生成语法里，语法基本上被体现为句法部分和音系部分。长期以来，介于

句法学和音系学之间的形态学不受重视。在语义学方面，尽管很早就做了些工作，语义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我们在研究句法学和音系学的关系时，越来越发觉有必要详尽地制订一种有关语言描写的组成部分理论，亦即模块，尤其要进一步丰富形态学应构成语言一个独立组织模块的思想。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思想，完全有必要使之死灰复燃。我对许多语言中的附着过程以及它们跟其它句法和形态过程之间的关系特别感兴趣。我们对这些题目作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语言中有许多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相互之间的影响微不足道。由于每一种语言的结构都是这些组成部分中某一子集的体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属于语言的普遍现象。

我们所从事的无音系句法 (phonology-free syntax) 的工作跟句法理论某些方面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近一段时间里，这种理论方面的发展已随着大批语言学家把兴趣放在开展对非转换的、但仍属生成的句法理论的研究而成为语言学界注意的中心。开始时，生成语法提出了这样的论据，即短语结构语法作为描写自然语言的一种框架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合适的。但是，当你再去研究一下这些论据时，事情就很清楚，它们并没有象大家曾经认为的那样有力。根据重新考察所得的结果，提出取代转换语法的语法已有几十种之多，其中包括 Richard Hudson 的许多建议、广义短语结构语法 (Generalized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词汇-功能语法 (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关系语法 (Relational Grammar)、以及弧对语法 (Arc Pair Grammar)。它们中有的语法在外表上很不相同；另一些语法对句法以及句法如何跟语言其它方面相关所作的假设也很不同。然而，不管是哪一种语法，他们都已摒弃了早些时候假设的转换装置。如果说，早期的转换语法理论的机能太强的话，那末以这样一条总纲来制

订语法理论是可取的。再则，乔姆斯基本人也转而大刀阔斧地制约句法部分——尽管采用的方法跟非转换语法大相径庭，但基本精神也是为了削弱语法理论的机能。

方：您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哪些方面已经削弱？

**Zwicky:** Gazdar 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已经回到了短语结构语法，虽则从形式上看，跟四、五十年代所讨论的短语结构语法有明显的差别，但精神是一致的。这里的想法是为了维护如下的观点：语言中的每一条句法规则都是一条古典式的短语结构规则；每条规则所说明的是某一成分包括了哪些次成分。不消多说，广义短语结构语法理论还要复杂得多，但其基本思想是极其简明的。它的显而易见的优点是具有数学特征。由于规则得到了限制，结果就使得那些有可能被描写的语言变成了简单的数学集，即所谓上下文自由语言。Gazdar, Pullum 和其他人提出的语法理论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都没有扩大有可能被描写的语言的范围。因此，基本上可能断定，曾经被假设必须由转换语法作出处理的各种运算和种种关系——非连续成分、并列、歧义以及诸如提升规则和被动转换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实际上可由短语结构规则作出令人满意的描写。

方：非连续性成分是短语结构规则难以作出描写的语言现象。如果我没有把转换——生成语法的前标准理论理解错的话，短语结构语法在描写非连续性成分等方面所受的挫折正是产生这样一个思想的基础：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语言表达的平面——深层结构。而“转换”则是联结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短语结构语法如何会对它们作出令人满意的描写。

**Zwicky:** 非转换语法有它们本身的特点，这些特点能保证对非连续性成分作出描写。在广义短语结构语法里，特别是由于‘斜线

范畴' (slash categories) 的采用, 句法范畴集扩大了。斜线范畴实质上就是缺少某一特定成分的范畴。写成 S/NP(句子/名词短语) 这样的范畴是指少掉了一个名词短语的句子。比如, 如果某一语言具有主题前置结构, 那么这种结构以一个名词短语起始, 跟着的就是一个 S/NP。不妨也可以那么说, 这种句子在它的某个地方有个名词短语的空缺。广义短语结构语法的范畴集就这样比传统的短语结构语法的范畴集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方:** 乔姆斯基在几年前提出了虚范畴 (empty category) 和踪迹理论 (trace theory), 斜线范畴是否多少跟它们有些类似之处?

**Zwicky:** 斜线范畴所起的部分功能跟近期的转换语法, 即扩展式标准理论和修改后的扩展式标准理论里的虚范畴和踪迹理论相似。但是, 广义短语结构语法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恰恰因为它是短语结构语法, 它没有任何形式的转换, 其语法理论的数学机能相当有效地得到了控制。这是对语言的本质所作的饶有趣味的、非常有限的一种假设。广义短语结构语法和 Pullum-Zwicky 有关句法和音系的设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广义短语结构语法里, 我们所作的主要假设被证明是必然真实的。假定有了这样一个句法框架, 音系规则唯一需要参考句法提供信息的是表层结构, 这正好符合我们的假设。另外, 句法规则本身只能参考句法范畴提供的信息, 而无法获得有关音系特征方面的情况。

**方:** 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音系规则只需参考句子表层结构所提供的信息, 有许多事实恐怕会得不到归纳, 是否如此? 依我看, 音系规则需要同时参考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提供的信息。

**Zwicky:** 描写句子的发音事实上并无必要参考深层结构提供的信息。举例来说, 句子如何分割成若干短语问题, 它完全可由表层结构决定; 短语的划分需要回顾跟句子相关的未经转换的结构,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表层结构各方面在决定句子的发音, 尤其

是如何把句子分割为若干短语时，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关这方面例子俯拾即是。有许多音系规则的应用范围是在短语的交接处，或是在两个短语之间，或是在某一特定短语中的两个词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起着举足轻重的短语划分总是表层句法的划分，从逻辑角度来看，非表层句法应当给音系以影响，你完全可以想象到这样一种情况。然而，我并不认为你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可用来说明非表层句法决定音系。假使我们所作的有关这两部分关系的假设是以这样一个事实——缺乏非表层句法决定音系的明显证据——为基础的，那末最近提出的有关句法方面的设想正好跟这一假设相符。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象广义短语结构语法那样只包含单层次句法描写的语法理论才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最近提出的有关有限的句法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中的许多方案都跟严格的语义描写相关。在古典的转换语法里，语义描写工作基本上没有做。语义描写时需从中抽取并作出计算的一切信息被假设可由深层结构，或逻辑式，或二者同是提供。实际上，对这一运算的细节并没有作出说明。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指出，深层结构和逻辑式本身都是形式客体，而不是意义或条件。古典的转换语法提供了深层结构和逻辑式，但它实际上所作的是把一般的自然语言句子译成某种人工形式语言，因而并没有进入语义学，充其量也只能算作解决自然语言语义问题采取的一个步骤，这是乔姆斯基本人很后悔没有全力以赴的一个方面。乔姆斯基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句法理论的建议，但是所有这些建议都没有包含内容详细的语义学。

Richard Montague 的思想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被称之为‘规则对规则语义学’ (rule-to-rule semantics) 的那个部分，即每一条句法规则都有一条语义规则与它相对应的思想。规则对规则语义学阐明了各部分意义组合成结构的整体意义的方法以及规



则运算的过程。规则和意义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形式语言中是很普通的。事实上，我们如此对它们作出设计正是为了获得这种关系。自然语言具有跟形式语言相同的特征——这是 Montague 的使人们为之一惊的思想。使人们感到更加吃惊的是，他用‘作为形式语言的英语’ (English as a Formal Language) 命名了他的一篇文章，其用意在于说明，句法学和语义学规则之间这样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不仅符合人工形式语言而且也符合自然语言。这一思想是 Montague 语法、广义范畴语法 (Generalized Categorical Grammar) 和广义短语结构语法在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主导作用的思想。所有这些语法都具有相同的语义学。除此之外，我们还严肃地提出：仅仅从句法的角度对语言作描写是不完整的；你还必须说明从句法描写中计算出句子语义的方法。非转换模式的近期工作都已集中在促使句子语义学跟句法学一起能得到严格的、细致而深入的发展。只是说这种语言具有独特的短语结构规则，其中的一些还涉及到斜线范畴的应用，按照这样的办法对语言作描写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说明某一结构的整体意义的运算方法。象本系 David R. Dowty 这样的语义学家所从事的正是这样的工作。这些工作跟我感兴趣的句法方案休戚相关，而这些句法方案又转过来跟我所主张的有关句法学和音系学之关系的假设相关。正是这个缘故，我把内容充分的语义理论的持续发展以及它们跟句法理论的密切关系看成是目前句法探索工作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条路线。

方：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所谓‘它们跟句法理论的密切关系’，你的意思是否指句法研究不可能离开语义研究而独立地进行？

Zwicky: 我不想如此措辞，因为你用的‘be done’ (研究/描写) 这一说法是有歧义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对某一语言句法的